



经过两周的网课学习,同学们逐渐开始适应这种教学模式。无论身在何地,冥冥中却总有一条看不见的线把我们所有人牵连起来。再次感叹互联网的便捷,总而言之,能够与一群良师益友学习,颇为幸运。

长这么大,第一次这么迫切地想上学,我好想回南京,好想看看阔别已久的老师和同学。

突然发现,这一整个假期因为小区的封闭式管理,我竟然一次都没有出过小区。寥寥几次,下了单元楼,也只是神色匆忙地拿个快递就赶忙回来,内心总有一种莫名的恐惧,似乎连家外的空气里都弥漫着病毒。待会儿一定要下楼在小区里慢慢悠悠地逛上几圈,权当是郊游了。总不能辜负这春天!

还想看看西北角那几棵山茶花开了没有,上次看见大抵还是高三那年,一晃眼,已过去了几个春秋,错过了花开,总觉得有点可惜。那次,只记得一树上都开满了满满当当,仿佛完全没有空隙,红得单纯至极又野心勃勃,像极了十七八的自己。

通过疫情这个契机,某些被忽视的情、被忽略的景,又一次浮现在眼前,流下太多的眼泪,也收获太多的感动。

寒风吹彻,有些人终究没有熬过这个冬天,没能看看这个生意盎然的春天。2020年2月7日凌晨2点58分,在病魔与精神的双重摧残下,李文亮医生沉沉地睡去了,他太累了,所以我们谁都不忍心叫醒他。

比春天更可爱的,是那些没日没夜奋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,是那些毫不畏惧、一往无前,自愿运送物资到湖北的普通司机,是异国他乡那些送来“岂曰无衣,与子同裳”的温暖的外国友人……人与人原来可以这样亲密无间,超越身份地位以及民族的差别。

不屈地斗争,不断地反抗,积极地进取,“明知山有虎,偏向虎山行”的勇敢与韧劲,每一个人都在默默无言地坚持与抗争。人在自然面前,永远都不是手无寸铁。

……

不同寻常的这个春天

错过了樱花和早梅

或许

还可以赶得上海棠。

3月5日,微博里一段航拍武汉大学校园的视频刷爆全网,空无一人的校园里,樱花悄然盛开,却又那么灿烂。明媚的阳光下,有轻柔暖暖的风,借了武大樱花的三分色彩,将整个世界一点点地渲染成好看的粉红。好似什么都没发生过,春天就这么来了。然而,这个春节以及期盼已久的春天,却又那么不同寻常,那么难以忘怀。

磨难中的人间,花照样开着。

“亲爱的同学们,好久不见了,你们最近过得怎么样?和你们说一件事,南京鸡鸣寺的樱花已经开了,很好看……”,时隔一个多月,再次听到白老师熟悉的嗓音和语调,心一下子就放松了下来,萌生了许多思念。“虽然你们可能赶不上樱花了,但是等同学们回来的时候,大概还有海棠……”。听罢,我脸上挂着笑,内心里想对海棠说一句,你可一定要等我们呀。张娟老师也说,南京的早梅已经开了又谢,谢了又开了……

## 收到,请回答

——疫情时期我在天津

肖媛媛

“我们到底忘了多少事情。小时候觉得很宽敞的,窄窄的小巷。”

随着年龄的增长,留给和家人团聚的时间却越来越短。上个暑假,先去支教,又去了英国交流,在家的时间竟然只有三天。大学在外地,偶尔打电话回家,挂掉后也只剩下没能好好珍惜过往的遗憾。

疫情来势汹汹,反倒让处在后方的人们避开了忙忙碌碌的春节。在深重的悲怆面前,空间的禁锢无意间成全了想要靠近的心灵。

假期闲来无事,在家里和妈妈一起从头看起了韩剧《请回答1988》。这样的机会很难得。

每天的日常,基本上就是在一起打扫,一起做饭,一起吃饭,一起喝茶,再一起等着爸爸下班。坐在一起,难免会谈起小时候的事情,聊聊趣事,谈谈误会,配着《请回答1988》的温暖氛围,就连打打小架也成了促进感情融和的催化剂。

太久没有在一起了,竟忘了妈是最了解我的人。记得小时候不懂隐藏什么烦心事都会毫无保留地向妈控诉。后来不知什么缘故竟再也说不出口,将心事留在心中,只想给他们一个完美的假象。却忘了没有什么烦恼是妈妈的一个拥抱解决不了的。

疫情期间,天津下了三场雪,踏雪寻梅固然是不可取,但看着窗外疏疏落落的行人和小狗脚印,竟想起了舒亶的那首《虞美人》来,“……背飞双燕贴云寒,独向小楼东畔,倚阑看。浮生只合尊前老,雪满长安道。故人早晚上高台,赠我江南春色,一枝梅。”有些思念远方的亲人和好友。

就是那天,接到了爷爷的电话,原本不善言辞的老人多重试探,只为得到开学前一定能回家的保证。这是20年来爷爷第一次打电话给我。拿起座机听筒的一刻,就像回到了电视剧里的1988年,古老、破旧,但听筒传来的沙哑的声音自有其律动,有着这个精致的时代所不具备的温度。

疫情,或许也是给所谓“现代人”的一个机会,一个面对面的拥抱,一句“请回答”,超过了无数“收到”所汇聚的力量。

爸爸在忙着物资和复工复产的事情,自从除夕到现在一个月只歇了一天。一个月内,新闻联播每天已经近50分钟。国家在不停出

台新的政策,物资在源源不断地从全国和境外运往武汉,不断有暖心的事迹占领热搜最前沿。从炸酱面到小笼包,给热干面加油,成了我们共同的话题。

最近几天会趁着夜色,全副武装地到街上走走,残冬的枯枝在街灯和雾气中朦朦胧胧,和着冷冽的北风,街上冷清得怕人。脑中回旋的全是音乐剧《猫》里面那首《Memory》,“Memory, all alone in the moonlight. I can smile at the old days, I was beautiful then……”有人说,中国正迎来“百年未有之大变局”。竟是这样的变局吗?无论如何也不该是这样。

可是,歌里不是同样这样唱着吗。“If you find there. The meaning of what happiness is, then a new life, will begin.”有天刷着微博,看到大家关心的话题,都变成了怎么做饭、怎么生活、怎么安排出去后的生活,微博上幸福的声音压住了吐槽的声音。突然便明白了,所谓“变局”,又岂止政治经济上这么简单。疫情的到来,让我们共同见证了医护工作者的伟大和坚强,每个平凡人的体内都有着一颗英雄的种子。同时,也有不少新闻在报售卖假口罩发国难财的消息,在财富面前,人心为何如此不堪?人性的善恶,在急症面前暴露得淋漓尽致。情侣被分隔两地,家人“被迫”待在一起,人与人的关系因思念和陪伴,变得异常清晰而浓烈。这是不是一种“神谕”般的启发呢?疫情,以毒攻毒,疗愈着现代都市人心灵的顽疾。

福兮祸兮,云上课、云上班,密集型产业不得超过50%到岗率……疫情的大水过后,什么将沉没,什么将显露?时代的变局,也在等待着这个时代回答。

转眼开学将近,电视剧也看得接近了尾声。这时却传来了韩国暴发肺炎的消息,一时之间百感交集。文化原是共通的,能够共情,也能够共同承受。

“何时才能创造出,让我们笑起来的,美丽的故事呢?”

或许,20、40、100年以后,待我们再次呼唤这个没能开个好头的2020年,能回答的是谁,有什么会被遗忘,又有什么会被永远铭记。



### 黑松

科属:松科松属 开花时间:4月上旬

结果时间:翌年10月中旬 拍摄地点:九龙湖校区致远廊

拍花小语:听闻九龙湖校区有华盖木,甚是惊奇。华盖木乃木兰科植物,国家一级保护珍稀植物,虽4月开花,但并非年年有花,于是在这样的三重吸引力下,我在开学的前一日奔向了湖区。校园空荡荡的,周遭无人,想到了那首歌《冬季校园》。围着致远廊走了两个来回,瞪大了眼睛,几乎看遍每一棵大乔木,却依然未见那棵“状如华盖”的树。只有几棵移栽而来的黑松很是吸引人,样貌古拙,高坡堆土,木架支撑,似新来的客人在致远廊宁静的氛围中适应着环境。不得已,只好打电话去问,花友笑答:沿着廊边的竹子向北看,有块大石,上刻“听涛”二字,旁边的那棵黑松便是。啊?哦!原来朋友说的“华盖木”是指那棵形似华盖的黑松,这是爱花人对植物的象形命名吧。

对于黑松,其实并不陌生。丁家桥校区

便有两棵扯旗样的,玄武湖的盆景园里也有不少黑松盆景,但似眼前这六七棵,以盆景手法培植,精心修剪,或高大、或横展,树姿苍劲而优美的,很是罕见。黑松生长慢,那棵“华盖木”估计树龄在40-50年。细看这几棵树,都带有原产地标识与编号,系出名门,应该价格不菲。希望这几棵美树能适应新家,成为湖区的经典景观。

黑松树皮灰黑,新生的芽白色,因而别名“白芽松”,原产于日本、朝鲜南部的海岸地区,耐寒抗风,寿命长,抗病力也强,既是荒山绿化的优良树种,也可以作为行道树或景观树。在国内旅顺、大连、山东沿海皆有引种栽培,威海市12公里的黄金海岸线有非常美的黑松林,它们是真正的听涛客,面对着无边的海浪,日夜相伴。

(木子)

